

漫遊紀略

全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集

清 王勝時著



清 王勝時著

漫遊紀略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漫遊紀略提要

漫遊紀略四卷雲間王勝時著一名詒園集歷紀越閩燕淮齊魯粵楚之遊及其山川城郭風土物產靡不覲縷及之文章亦與景物相稱樹骨於兩漢猶采於晉宋信乎遊紀中之上乘矣

叙

王子勝時足跡半天下前後紀游共四卷以授其友吳子在蕭寺逆旅與客共讀之卒業容作而歎曰樂哉王子極天下之高深以為遊觀而文章能發其勝視柳子厚戚戚一州而求水石於數里間者不遠勝乎吳子愀然曰王子之遊正王子之憂患也何樂之與有夫王子少有大志思翱翔紫清建非常而垂不朽詎意鰲極弗真三山播蕩鳳羽見羅鶴離并斃於是蘊青骨瘞芭羽皆傾陋巷餧粥之資以購之資生無餘六喪未舉勁骨強項不得不因報劉而屈委曲從俗貌愉神瘁山川滿目皆屺岵也繁卉皇皇皆桑棘也以是為樂非知王子者也客曰信然歟則葬親以後葬為復出也吳子曰夫倫紀固相依為重者也友朋之倫輕於君親然使有濟於君親則友朋亦重矣晏子春秋曰養及其親則死之吾藉彼力以葬親縱不以死報而遂謝絕其將伯之請豈人情哉故王子之可仕而不仕其素志也不欲遊為親也遊至六七推愛親之餘不敢負良友也彼曹邱以口舌雇金錢茂秦以篇什富羣鴈皆王子所吐棄而不為者矣客曰夫人樂至則詠長哀來則聲咽文為心聲形乎所感今王子紀遊之作古骨雋采驚動一世豈其不樂而能為之乎吳子曰此非其樂也才有

餘也今夫樵者腰鎌牧者折箋足濟於用矣及使王孫為樵牧則杖龍淵以刈葵藿持步光而麾鷄豚旁人駭之而彼不過出所固有耳王子之文章樹骨於兩漢顧采於晉宋皆越遊時淬厲所成後且恣意以言無不合轍譬伯牙鼓琴久入化境豈專恃山水而後成其窈眇哉客曰唯唯吳子遂書其語以為序吳麒題

漫遊紀畧目錄

卷一

越遊

閩遊

卷二

燕遊一

燕遊二

燕遊三

淮遊

卷三

齊魯遊

粵遊

卷四

楚遊上

戒殺放生
人壽年豐

楚遊中

楚遊下

漫遊紀略卷一

又名鵠園集

清 雲間王澐勝時著

越遊

余年十有四始師事大樽陳先生時歲在壬申先生方以古文詞倡起東南牆宇高峻士之及其門者造次不能自達予以童子隅坐晏如也先生成進士歸而廬居三載益切劘於學時時過從誨有加焉及先生之官越州予遭先慈喪告次疾作先生聞之貽書見慰且曰越中山水之勝晨夕寓目舍中清曠庭除鳥雀殊宜書鬼敢屈從者予初失恃復嬰疾未忍去倚廬請於先君先君曰師命也孺子勉之余遂以癸未春適越越州治負卧龍山李邱居西舊有宛委齋先生築堂於其前漳浦黃公以八分書署之曰清音又贈言題柱云受物若騁虞指佞如屈軼黃公者先生座師也會稽群山皆在堂前遠岫參差雲物回互昏旦萬變郭內萬井鱗次樓榭繡錯亦有因山成墅亭亭隱見堂中周列圖史橫陳琴几予處堂之右左則先生寢室也越中吏事清簡旦起出堂盥治簿書不移晷而畢歸坐堂中讀書自若遇快意輒叩余並讀之或命余檢視某書某卷某事摘發靡遺有所著撰端坐凝神間一微步拂几疾書

攬予高誦。相與鼓掌為樂。或授簡於予。予謹謝不敏。先生勗之一。一言之獲。必加獎
撝。問出以示座客。予心愧焉。時山陰劉忠端公。方里居講學。先生赴講席歸。則又為
子極論天人性命。指予請質所疑。窮探幽蹟。嘗自作往復數次。終日亹亹無倦色。每
日晡。先生秉燭讀書。聲琅琅徹戶外。夜分未止。予嘗寐假以待。或遙呼予問云。何。予
從牕中起應。先生讀書必至丙夜。繼以談讌。及就寢。則鷄且鳴矣。旋辨色而興。其勤
若此。考功夏忠惠公聞之。貽書戒以葆生。宣子為言。先生感其言切。乃損三之一。
聞漏二下。即出室談讌。縱論古今治亂成敗之數。下及當時之務。有慨於中。則太息
而起。或環柱而走。往往罷酒。亦已漏三下矣。是歲秦寇日熾。而楚帥左良玉潰兵南
下。吳越岌岌震鄰。夏秋之際。予從先生往還虎林。慨時撫事。邑邑不樂。自此遂有乞
歸之志矣。先生性高簡。門無雜賓。至是時。時稱病謝客。予所睹記。一歲中以講學至
者。婁東張受先生也。以談風角至者。閩中蔡山人無能。故相高陽孫公客也。以治
裨醫至者。海上陳博士仲台。故相徐文定公甥也。我鄉戚友以遊覽至者。顧偉南張
子復子退。曹魯元。謝提亥。宋轍。文周宿來也。周子則與蔣子大闔。先余從越遊者也。
其同舍者。惟盧鹿田與予二人。越中名士升堂者。王立趾毓蓍輩。不及數人而已。歲

暮先生以督軍督赴南都。予請歸省。甫抵里而聞婺州許都之變。當事亟檄先生歸撫之。降其衆而還。時甲申之正月也。事載先生之年譜中。予馳赴越。則變已平矣。仲春先生量移南銓。士論皆失望。而先生以得遂歸養志。聞之忻然。亟命治裝。未行。貌以平婺變功。改除黃門。非先生生意也。先一歲冬至吳。越間大雷電。是春陰霪精月不解。去越之日。大風拔木。雨暴至。如盛夏時。蓋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云。

客曰。子適越。曾未睹夫越之名山大川。何言遊。曰。山川不以人重哉。甲申以來。越之賢士大夫。先後殉國者。非先生所嚴事。即誼友也。先生事大母歿。而後終厥志。從先生者。未有與也。此宋景之徒。所為慘慄於遠行也。

閩遊

紀時始自壬辰孟夏。迄于癸巳嘉平。約二載云。壬辰仲夏。溯度嶺。午日過建州。七夕在莆中。中秋九日皆在三山。長至在南康。時序備矣。

紀地。由嘉禾武林之富。陽睦之桐。廬陵之蘭。溪衢之江山。入閩古稱七閩。今列郡八。予游其七。其八也。自建州下延津。以達於三山。自三山取道長樂。過福清至莆田。又自惠安至泉州。過同安至清漳。其出也。自延津至順昌。至樵川之光澤。入江右境。蜀

建昌為撫州為南昌為南康入江南境為皖城秋浦牛渚至于白下以歸。

紀山川自錢塘至江山之青湖皆水也濱江諸山遠近不一近者為七里瀨釣台官遊者戒勿登矣自青湖至建之浦城皆山也山都以嶺名仙霞特著叢山深阻盤紆回互高入雲表深臨絕壑行者蠻緣而上猿引而下仰視前峯高踰於後一日之間登頓數次稍就夷處疏為衢術列次邸舍往時商旅出途朝夕闌咽亦有當壚調笑倚市徵歌兵燹之後空山設戍猶存頽宇至者如歸焉初入山聞泉聲淙淙在石齒間行久之聲益急輕者鳴絃重者沸湯土人因其高下引流委折阡陌鱗次是為梯田或乘流導澗壘石激湍為水碓水磨之屬亦山中之水利矣自浦城以下水也水都以灘名黯淡特著亂山夾峙衆流奔注匯為一川建瓴而下曲者蛇行直者矢激一灘未至先聞聲若崩雷至則岸巒矗立前若無罅目不及瞬已失所在每過一灘戰慄失次氣息未屬而前灘又至矣如是者以累十計及將至黯淡望不見石意以為夷也忽雷聲自水發舟若躍起自上入下浴浪而出方知石立水底水激怒飛險倍他灘也行者至此莫不驚魂失氣僵卧不能起或舍舟從岸踰險乃濟焉至延津則汀邵之水來會合流下三山入於海舟行至三山之洪塘陸行入會城城中烏石

山石色如隃麋。神光寺在焉。出會城至南台。聞越王之釣龍台也。孔道自烏龍江亂流而濟。亂後郵廢。道茀不行。乃順流下長樂。陸行至福清。由浦以抵於泉州。皆從海壠行。無山川可紀云。自延清潮流而上。至樵川之光澤。灘勢稍殺。自光澤山行一日。出杉關。崗巒平行。溪流渟泓。行旅便之。至於石峽。壽昌寺在焉。是為豫章新城之境。自此皆水矣。由彭蠡以入於江。

紀風土。上游四郡毗連。浙左江右襟山帶溪。霜雪之所及也。自三山以下。地皆濱海。隆冬如夏。草木不凋。蚊蠅營營。近乎南粵矣。壬辰孟秋過莆。莆人方再蒔禾。秋暑彌酷。晚未賴之。癸巳元日在清漳。偶過顧氏廢墅。惟時桃花零亂。梅萼初舒。叢桂競芬。有類秋日。四時之候。亦以地變也。是夏在泉州。其土赤。墳塋埴如頑壁。宇赫然。增其煩敵。以手按地。氣蒸蒸然。此中男女躡屐。誰曰不宜。而泉州之間。弓步絕跡。殆南越之餘俗歟。諺云。泉南興女。蓋泉南士女。覲飾絢服。有彼都之風矣。優伶之屬。泉州稱勝。亦猶吳歛之尚崑山也。傳粉珥耳。冶步遲聲。土人聞之。莫不鼓掌歎絕。其音侏離。客靡得而辨焉。夫樂操土風。固其宜矣。若乃五方區別。語言自殊。是以仲遠旁通風俗。子雲博採方言。其能彼我通懷。無煩舌人者。亦賴於同文也。閩音媯舌。覲面茫然。

惟有六書諧聲可達。乃彼方人士。莊嶽靡聞。童而習讀。取便鄉音。遂使聖經幾同梵
筭。宜其出對諸方。談功罕著矣。有若文翁之倫。廣延方聞之儒。分詣學宮。是正文字。
辨以四聲。革其里譌。漸及塾師。以次釐革。數年之間。學者成誦。論而升之。音韻既正。
庶幾語焉得而通矣。雖狂瞽之危談。不無裨於風土。抑亦通方之所不棄也。故附述焉。

紀城報。諺云。銅延平。鐵邵武。予皆登焉。延平城東山腰城中巖嶺參差。居民若蜂房。一
家之內。升降崎嶇。舟中望之。市塵厯厯。行者如繪馬。道間置竹通中。引泉上下灌輸。蛇
行蚓伏。城市之民。巖居如飴。亦一異也。談守禦者。亦無虞於汲道矣。邵武城上有樓曰
詩話。以郡人宋嚴羽名。非論詩所也。予去漳。漳城夷為平陸。此即閩禍之至烈云。

紀闔梁閩關三。自江山入浦城者曰仙霞。自建昌入光澤者曰杉關。自信川入崇安
者曰分水。俗稱大關郵傳所出。亦走武夷道也。是時山魈塞道。輜軒久絕。遊者亦望
岫息心矣。予所過二關。杉關為平。仙霞最險。地介衢建信州之交。萬山起伏。山勢至
此兩崖斗絕。中通鳥道。仰高俯下。因險設關。裁容一夫。今已頽廢。閩人言先年鄭氏。
望風送款。預撤守兵。啟關以俟。故入閩者無血刃焉。及余入關。山中伏莽復發。盜殷

後續草。自是之後。每歲驚矣。明年出杉關。時方秋露。宿霧初收。鳥桕丹楓。風迴葉下。

微湍碧巘。左右映發。泊乎夕照入山。如在霞表。弭策至此。忘其行道之遲矣。客言仙霞秋色尤麗。惜夫緩步易遵。而勞歌難繼也。閩橋巨者木一石。二在建州者曰通都下壘。巨木上屋之商賈之所聚也。時不戒於火。復構如故。在泉州者曰萬安。俗名洛陽。蔡忠惠公所建也。架石江面。修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諺云。洛陽沙平。填滿公罿。先朝之季。潮退沙見。驗矣。橋下有忠惠公祠。公自書碑二。分列左右。石尤可鑑。公臺在仙遊境內。祠益為橋立也。在漳南者曰通濟。亦曰虎渡。俗稱江東。其修三百丈。時為兵毀。構木以濟。

紀舟輿閩舟曰清流。縱可容四人。橫不能伸。偃坐蓬下。舟子三。前招中艤。後舵。招形若木刀。置於舟首。下水過灘。左右動搖。捷過飛鳥。少失尺寸。觸石立碎。一舟之命繫馬。放乎平流。乃蕩漿而遊泛。若輕鳬矣。上水則舍招用舵。皆緣岸行。上下不相抵也。二人如牽一繩。攀崖緣木。遇灘高水湍急。衆舟子共肩翼送之一舟。既上。後舟始進。故上水舟子率裸其下。深則厲矣。下水程一日。上水過倍之。大率視水之盈縮。水盛則石伏。縮則見。欲縮不縮。若明若滅。下水者恆難之。長年三老心手相應。所謂巧若不過習矣。客登舟。相戒勿晨語。平旦鼓枻寂爾。銜枚久之。乃啟齒焉。行至地名水舌。

始登廟祀神。殺鷄灑血膏。神唇復提其耳曰。神本重聽也。故舟子亦每以手語。山高水疾。風不得主。不設檣帆。舟子力居多。諺曰。紙船鐵梢工云官舫則畧具篷牕而已。其制不能加廣也。稍大者曰艚蓬。延津以下乘之。然其用不及清流。清流者汀南屬邑。邑有九龍灘奇險。邑人因以善操舟名。曰過九龍則黯淡如砥耳。予未至汀心疑之。後遇汀人云。九龍懸流直下二十餘里。灘有九以龍名。舟行至此。客皆負擔而起。舟子亦率而從之。委舟於灘上。灘上土著。世以放舟為業。為之放舟。下九灘畢。客與舟子同就登焉。然恆誇於人曰。清流清流云。閩輿大者如椅而縮其足。小者曰凳子。客行皆乘之。削木為板。廣不半尺。左右短縕貫於二竹。客坐板上。後負襍被。輿夫肩昇掉臂而趨。其疾若風。及登山則簸蕩。良久乃上。將至半嶺。即委於地。任客策杖矣。既渡嶺稍夷。復昇以疾行如初。凡官吏及老幼婦女之屬。略設帷幕。上下不下輿。客有羸不任勞者。驕惰不能步者。為厚其直。上下堅坐自若。予旁視之上。則仰如倒植。下則踵頂相接。曾不如策杖之安矣。

紀物產穀之屬。上游山田。濱海水田。一歲稻再熟。地氣濕熱。越歲紅朽。家無二年之積。泉漳人滿。每告糴于粵。航海而至。壬辰秋。漳城被圍。斗米至五十金。人相食殆盡。

布帛之屬。閩不畜蠶。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吳越至。泉人自織絲。光若鏡。先朝士大夫恒貴尚之。商賈貿絲者。大都為海航互市。其肆中所列。若哆囉。呢哩。噏頃。祇之類。皆自海舶至者也。番布橫廣。其堅韌遠不及吳產也。葛亦不如粵。以蕉雜之。益脆。不任用矣。苧諸郡有之。邵武將樂永春者佳。錢幣之屬。建延泉民間。皆用古錢。俗名老錢。泉人所用崇寧通寶。一當五。其曰番錢者。則銀也。來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鳥獸人物形者。泉漳通用之。聞往時閩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歐羅巴。東至日本之呂宋長岐。每一舶至。則錢貨充牋。先朝禁通日本。然東之利。倍蓰於西。海舶出海時。先向西洋行。行既遠。乃復折而入東洋。嗜利走死。習以為常。以是富甲天下。自海禁嚴。而閩窮矣。玉石之屬。水晶出清漳山中。五色畢具。莆中有石類端州可硯。三山之壽山。石類青田。刻篆勝於汀石。將樂石疊疊。作鳥獸形。土人常以餉客。曾見有紺紫色者。器用之屬。德化陶器。純素微類定州。其質厚重。不及浮梁。或作仙佛像。今浮梁陶反效之矣。楮延建諸郡山中。皆造之。粗者以藁。細者以竹。其用廣順昌將樂特著。草木之屬。茶出建州武夷山者。宋時貴尚之。屑為龍團。以賜大臣者是也。先朝貢御稀。而仕閩者。尚以名徵取不止。山中黃冠。苦之。閩俗茗飲。却新嗜陳。將無龍